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四十四、躡蹤影 神駒渡險壑

鐵笛子和敵人打不多時，方覺那些賊徒均是江湖惡賊，個個兇悍，性更殘忍，方才業已問明，除廟中殘餘的十幾個舊人外正準備斬草除根，仗著輕功高強，剛把為首惡道游三山一槍刺死，就勢打了老賊朱洪亮兩鋼丸，孤身一人施展全身本領縱橫飛舞群賊叢中。文嬰本往廟後去做疑兵，沒想到為首諸賊均在前面，正要趕來接應，忽聽房上有人低喝：「殺賊之後請快上路，底下的事有我弟兄代勞，萬無一失，起身越早越好，今夜如能趕出八十里外便無事了。」

文嬰忙即回顧，側面房上立著一條黑影，方問：「閣下貴姓？」

那人笑答：「我便是方才送信的鐵雙環，事要迅速，前途領教吧。」聲隨人起，一閃不見。

文嬰趕到前殿，瞥見賊頭陀業已上房往後馳去，不知往取兵刃，只當逃命，心中好笑，覺著這廝只會擺樣啼人，也許連那鐵禪杖都是假的，想起方才紙條，也未越房追趕。又見下面人多，惡道已死，雖然驚慌異常，仍在同聲咒罵，似欲倚仗外來老少三賊以為多為勝，不禁有氣，忙將兩柄仙人掌一分，飛舞而下，力猛掌重，群賊如何能是對手！

其實老少三賊本領俱都不差，只為天性凶狡，最喜取巧，一向打勝不打敗，見勢不佳，老賊朱洪亮又因自恃輕功，暗算敵人未成，反被打中一粒鋼丸，不是功力較深，受傷更重。文嬰一到，認得這對兵器的來歷，不料在此相遇，又誤會賊頭陀乘機逃走，全都起了戒心。

再見敵人所到之處不死必傷，後來這個的兵器尤為厲害，只一撞上當時連人打飛，幾個照面過去，人便死了七八個，輕功更是高得驚人，無論賊黨逃往何方，均被凌空飛縱過去，手到人到，屍橫就地。

三賊也有兩次吃虧，不是仗著身法靈巧，閃避得快，敵人也只兩個，還打著一網打盡之計，暫時顧不過來，也是凶多吉少，越發驚慌想逃。因楊鬍子性暴，自覺成名多年，同了這些徒黨敗在兩個後輩敵人手裡，實在說不過去，自恃本領高強，不到萬分危急還不肯退。朱賊父子以他為首，不得不勉強隨同支持些時。

鐵、南二人惟恐連累善良，被廟中賊徒逃走，留下後患，見這老少三賊本領甚高，急切間不能除去，臨時改作混戰，口中大喝：「只要真心悔過，放下兵器，立向一旁，不論新舊，只未親手殺害過善良的人均可從寬發落。」

一面留神，賊黨一逃立時追縱過去。三賊又是守多攻少，連發了幾次暗器見無用處，便專用取巧打法，不與敵人硬拼。朱賊暗中發急，無奈楊鬍子執意不退，無計可施，又料敵人至少還有一個未來，料定賊頭陀已去，對方這等高強萬無敗理，心中愁急，一面改攻為守，看好逃路，以作準備不提。

南曼送走陳二娘母子，趕往廟中，照預計藏在房上，留神賊黨逃走。本在房頂守望，見下面二人雖佔上風，群賊人多還在其次，內有三賊本領甚高，暗器更是又快又准，早就躍躍欲試。恰巧內一賊黨看出不妙，自知除卻逃走，照平日行為決無生路，乘著空隙，冷不防往房上竄去，不料鐵笛子已早看出，因那賊人最狡猾，兩下殺手均被見機溜脫，故意往北追殺，暗中卻留了心。

那賊沒料到敵人動作那樣輕快，以為東西相隔有三四丈，另一個敵人手持雙掌獨鬥多人，又在混戰，怎麼也難兼顧，身子一扭，剛往房上竄去，鐵笛子條地回身，雙腳一點，便往房上箭一般急追縱過來。旁邊老賊楊胡於一部長髯已用金鈎掛向耳上，手使一面鐵牌，正領頭與文嬰對敵，微一疏忽，被仙人掌將鐵牌猛擊了一下，當時蕩開，幾乎脫手，不是老賊身法輕快，朱張二賊接應得快，幾乎送了老命。剛往橫裡縱出，覺著右臂酸麻，虎口生疼，有些膽怯，猛瞥見敵人由旁飛過，相去不過三四尺，以為現成便宜，就勢縱起，雙手倒換，反臂一鐵牌縱身朝上猛擊過去。

誰知這三個敵人俱都練就極好內功，鐵笛子更擅長各種掌法和師傅罡氣，便被打中也不致重傷，人由下面飛身縱起之時，瞥見老賊被文嬰一仙人掌震退出一兩丈高遠，剛落向地上，心中一動，便留了神，果然雙方一橫一直作一個丁字形縱起，人還未到房上，老賊已由橫裡竄將上來，反手一牌打到，身子滴溜溜亂轉，來勢又猛又急，暗罵老賊找死，可惜這好一身輕功，我只功力稍差非死不可，念頭還未轉完，忙將罡氣一提，身子一躬，凌空一翻，就勢一個轉折，借勁使勁，一劈空掌朝下打去，同時右手一揚，又是兩粒鋼丸照准房上逃賊腦後發出，應手立倒。

南曼百忙中看出雙方勢子都是極猛，老賊這一手狠毒非常，心裡一急，連念頭都不及轉，雙腳用力，人似脫弦弩箭一般，頭下腳上貼著房坡照准老賊斜射下去。因恐鐵笛子受了暗算，關心過甚，全力施為，端的快到極點。這原是同時發生，轉眼間事，老賊楊鬍子滿擬敵人身子凌空，去勢這急，這一鐵牌用了八九成力，又使出最高輕功的絕技，便是鐵人也被打扁，萬無閃避之理，誰知人正轉風車一般手腳並用斜竄上去，百忙中瞥見敵人竟和飛鳥一般，眼看撞上，身子忽然微微高起了些，心雖一動，萬分匆促之間顧不得再轉念頭，仍以為手長，牌也不短，不會打他不中，再說這一牌把週身解數都使上去，也實無法改變。

做夢也未想到，相去只有尺許，就不把敵人攔腰打斷，掃著一點也是必死，不知怎的，就這千鈞一髮之間，最後相去已只三數寸，本來無論如何也難逃毒手，竟會掃空而過，不禁大驚，方覺不妙，敵人不曾打中，自己用力太猛，落地時一不小心還難立穩，另一敵人再要跟蹤追來，更是可慮。

念頭似電一般閃過，還未轉完，為了心中恨毒，此舉施展全身本領，去勢特猛，一牌打空，人便作一弧形往下旋身翻落，驚慌忙亂中猛瞥見敵人本往上面斜竄，不知怎會側轉身來，心方驚急，猛覺一股重達千斤的壓力當頭壓到，敵人已就這反手一按之勢身又由彎而直斜飛上去，也未看清，只這壓力上升、目光一瞥之間，週身業已大震，兩眼直冒金星，人正下墜，彷彿又見敵人由房上身子筆直斜射下來，口中那聲驚叫，還未完全吼出，已被南曼就勢一擊，鞭前鐵疙瘩恰巧打中頭上，當時腦漿迸裂，屍橫就地。

朱、張二賊早已想逃，因見面敵敵只用雙掌一揮，乘著自己往旁閃避之際，竟朝楊賊追去，暗忖楊鬍子怎麼還不見機，等死不成！忽然瞥見房頂上面還有一個強敵，越發膽寒，更不怠慢，雙方打一手勢，乘機往房上竄去。

文嬰原因楊賊牌重力猛，本領頗高，好容易用仙人掌將鐵牌猛擊了一下，看出對方手忙腳亂，這一震膀臂必已酸麻，暗忖：這為首三賊凶狡非常，照此打法何時才能除去？意欲殺一個是一個。

念頭一轉，忙用全力揮動雙掌，將朱、張二賊驚退，追縱過去，瞥見老賊正朝鐵笛子猛下毒手，人已縱起，一聲清叱，跟蹤縱過，老賊業已喪命下落。無奈去勢太猛，人已縱起，相隔身後二賊又遠，心神一分，竟被二賊乘機逃走。等到三人會合，房上那賊已被打死，文嬰，南曼跟蹤越房追出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已無蹤影。

料知二賊輕功甚高，追他不上，鐵笛子又在連聲呼哨，催其回轉，二女趕往一看，賊徒死傷殆盡，剩下兩個和一個輕傷的隨同舊日廟中道士正在跪地哀求，便同上前，一面向舊人問明全廟人數，由鐵笛子分別詢問，二女各自帶了幾個舊人分途去往廟後搜索，一面又由鐵笛子發令，搜集財物，準備遣散廟中徒眾，並將死屍打掃乾淨，運往後殿密室之中，放出內裡婦女，放火焚燒，作為睡夢之中失火燒死，以免連累善良。

幾個小道士正往後面傳來，被文嬰聽見，想起方才那人之言，忙即趕回，後面兩個老香火也自帶到，問明人數不差。正對鐵笛子說起前言，忽聽房上有人喊道：「三位兄弟請快起身，我們前途相見再說詳情，這裡的事已有準備，比鐵兄所說似乎還要穩妥，並且放火也還不到時候，我們想激怒賊頭陀，以便將那身後兩個惡賊引將出來，乘機為沿海良民除一大害。」

「昔年華家嶺那個形同鬼怪的黑衣惡賊便是此賊師叔，鐵兄想也知道，此時不與三位面見雖有一點原因，一半還是恐怕耽擱時候，起身越早越好，連你們方才所救的人都由我們代辦。包裹就在對面房脊之後，已代取來，可惜往返耽擱，朱、張二賊竟被漏網。前途野豬岡有兩老賊，不可被其看破，日後再行領教，請快走吧。」

鐵笛子一聽對方江南口音，料知不是外人，人家這等說法必有深意，不便勉強見面，只得同了二女拱手笑答：「我們三人幸蒙二位兄台大力相助，少去許多麻煩，又蒙指教，十分感謝。謹遵台命，一切費心偏勞，前途再行領教，我們暫且告辭了。」

說罷，只見對房兩人把手一拱，道聲「再見」，人便隱住房後，只得縱上側面房頂，一看衣包果在那裡，又朝對房拱手謝別，同往廟外縱落。兩頭一看，四面都是靜悄悄的，因守那兩人的話，也未往見陳二娘母子，各自連夜上路，朝前趕去。

因先逃走兩賊均頗厲害，不知逃往何方，惟恐狹路相逢，黑地裡受人暗算，特意把人分開，做品字形往前急馳，穿鎮而過，一路施展輕功，話都不說一句。因在陳家吃飽，又當在黑夜之間，和初起身時一樣不怕被人撞見。開頭還留神那兩個逃賊，等到一口氣趕出四十多里，野豬岡賊巢業已馳過，當地鐵笛子以前原曾到過，為了地勢較高，兩次災荒均未受害。

表面看去人們還能生活，不知內中伏有兩個兇險人物，做法也和孫莊差不許多，外人看不大出，路過匆匆，也未在意。這時因聽先遇兩人指點，雖已不想多事，藝高人膽大，特意捨了官道改走小路，繞往莊側高崖之上窺探，見莊中燈火通明，鑼鼓喧天，似在搭台唱戲，十分熱鬧。略微觀察形勢，以為將來之計，並未停留，就此離去。

下面賊黨已早得信，因是為首老賊的生日，正在張燈結綵，大舉慶祝。為防三人萬一半夜起身，又料來人不知他的底細，必由官道大路走過，還特意派了兩起賊黨一起埋伏在官道旁邊小鎮之上，另一起腳快得力的同黨隨同方才報信賊徒順大路往岳王廟側面迎去，如遇三人立發信號，一面動手，將其誘往賊巢，群起夾攻。如其不遇，便與岳王廟群賊會合，相機行事。

因見時光還早，賊徒又貪看戲文，耽擱了些時。起身不久，三人起身不遠便因求快改走小徑，本意是恐直走大道，到了離莊數里的村鎮之上多繞一段山路，並無別念，經此一來恰巧錯過，賊徒不曾遇見。

老賊朱洪亮因左膀受傷，又恐敵人乘勝追趕，先避往附近民家買了一些吃的才同起身，登高窺探，廟後正在火起，老賊凶狡多疑，算計敵人快要起身，賊巢已被火燒，忙同上路。因走時曾見火起，以為敵人尚在後面，廟在來路兩三里外，先既不曾追來，落後必遠，也許敵人還在來路鎮上寄宿都不一定，便把腳步稍微放慢。當地岡巒起伏，數十里內只此一條大道，另外雖有一條小徑通往賊巢，老賊父子卻未走過。

正順大路前進，忽與派去的幾個賊黨相遇，越料敵人宿在鎮上，沒有起身，否則必已撞見。那幾個賊黨本領不弱，氣盛驕敵，心疑三人也許是在老賊後面，想要迎去，否則便往鎮上行刺。老賊既知去也送死，但想借此激怒為首兩老賊，並作萬一成功之想，自己卻推事前不知令師生日，好在敵人決逃不過我們手裡，準備先往拜壽，見了你們師父頭領，商量之後再行下手，說罷自往莊中趕去。賊黨為老賊兩面話所愚，自往前面送死不提。

三人這一無心錯過，卻少去了許多麻煩，看了一陣便同起身。

又走出一段，文嬰笑問：「沿途山高谷深，景物荒涼，我們這等走法雖不會遇見賊黨，那只黑雕自和我們分手一直不曾再見，莫要走單受人暗算，或是尋不到我們老在空中飛翔。這樣冷天，豈不討厭？」

南曼笑說：「此雕目光最強，性又靈慧，跟隨我們多年，從未失散。此去道路雖有更改，方向相同，就算中途尋找不到，也必回山相待。何況看前日夜裡小師叔那麼愛它，並命我們轉告黑雕聽他的話，今已兩日未見，如我料得不差。也許小師叔年輕好奇，想帶它去辦什麼事呢。文妹只管放心，包你不會被人暗算。也許天色一明，我們穿山而過時就要與之相遇呢。」

說過也就放開，天色也在濃霧之中漸漸明朗起來。

三人先在曉霧中行走不曾留意，等到霧散之後，才知日色已高，來路兩起小山村均因霧重不當道旁因而錯過，天已不早，長路奔馳，一直不曾停歇，均覺有點疲。

一算程途，這一段山路最險，至少還要走七十里山路才有人家，乃沿途最窮苦難走的一條野徑，依了文嬰想要回去，南曼笑說：「我們在外奔走，趕過尖站乃是常事，都是鐵兄心急回山，定要走這一條山路，以防多生枝節，才有此事。來路山村相隔已遠，較近的一處還隔著一條山溝，至多能夠燒點熱水，何苦多此往返？」

說時，文嬰老惦記著那只黑雕，不時向空眺望，均無蹤影。

正在且談且走，忽然瞥見前途現出大片寒林平野，上面高空中有一點點移動，心中一喜，連鐵、南二人也都當是黑雕尋來，只不知怎會抄出前面這遠，天明了好些時竟未發現，方想：「一路飛馳，不曾停歇，小師叔起身更後，途中斷無不眠不休之理，如何反倒趕向前面？」以為對方另有要事，命黑雕往辦，人卻未去，事完飛回來此迎接，心方一動。

忽然看出那黑點飛翔前面高空之中，相隔又高又遠，二女因均盼它飛回相見，心中高興，已連發了好幾次信號，照理雕飛迅速，目力又強，老遠便能望見，接到主人信號斷無不來之理，誰知睬都不睬，竟如未見，橫空而渡，越飛越遠，轉眼沒人青冥杳靄之中。恰有一片白雲在碧空晴陽之中飛過，將目光擋住，雲過再看業已無蹤。

三人均覺奇怪，文嬰當是空中飛過的老鷹之類，南曼說：「如是尋常老鷹決不會飛得這高這遠，我們目力多好也看不見，休說別的鳥沒有這大，也飛不到這高，它連形態飛法都和我們黑雕一樣，否則也不至於認定是它了。這真奇怪，聽恩師說，昔年那只老天山鷹早被好友借往海外，便我入門較久也未見過，文妹下山時並未聽說，斷無突然飛來恰巧相遇之理。」

「如說那是我們黑雕，方才看出它往橫飛，曾發緊急信號，命其下降，它連理都不理，自顧自橫空穿雲而渡，就算奉了小師叔之命身有要事，照它平日和我們一路情形，二位師長還可作主，否則接到我們信號便是下面多麼兇險，也必先飛下來無疑。別的鳥沒有它大，像它那樣的鳥從未見過，我決不會看錯。此鳥飛得太高，只見毛色，未看出它目光，至於形態大小、飛行之勢無一不與黑雕相同，偏不是它，豈非奇怪？」

文嬰還想前追，鐵笛子忽然警覺，忙攔阻道：「方才所見決非我們黑雕，否則斷無不來之理。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，萬一真是老天山鷹海外歸來，那真再妙沒有，否則卻是難說。我此時想起賀師叔借雕時節那等高興，再三要我轉告黑雕聽他的話，走時並有請放寬心之言。莫要敵人方面也有這類通靈猛惡的大鳥被他看見，動了童心，意欲帶往一斗。如其所料不差，一二日內恐還未必見到呢。」

二女聞言，互一議論，再一回憶前言，均覺所料不差，惟恐敵人的鳥厲害，黑雕吃虧，心甚憂疑。

鐵笛子笑說：「你們真個多慮，也不想小師叔年紀雖輕，他是什麼來歷，本領多高，並非沒有見過，何況有夏太師叔同在一起，分明愛他大甚，只管得有真傳，還不放心，一面令其出道，人卻跟在他的後面，以防萬一。此雕如有兇險，這師徒兩人先就放它不下，遲上兩天見面自不能免，如說受人暗算因而傷亡決無其事。」

二女一想也對，因是猜想，是否方才所見便是敵人所養猛禽惡鳥也還難定，黑雕平日的威猛靈慧又曾眼見，從未見它敗過，談完也就拉倒。

到了前面避風所在，隨便吃了一點乾糧，又往前趕，一路急馳，又走完這七十里。到一山村之中，天早過午，主人是個隱居山中的耕農之家，全村人家不多，都會打獵，出產頗多，生活過得頗好，像這等殷實的山村尚是途中第一次遇見，只是四面山林環繞，道路崎嶇，要經過好幾處險地才能走到附近大鎮上去。

三人有意避人「防生枝節，鐵笛子更因事後回憶越想越覺可慮，否則連遇這兩起高人均不會這等說法，像來路野豬岡那兩個老賊這類兇險人物平日不遇見還要尋他，業已發現，對方又在有意為仇，正好就便除去，怎會放過，還要避道而行，料知新桃源現在形勢越發緊急可慮，也許年都不過便有強敵上門都不一定。

為想山中諸俠本領比自己差不多，此去不過多了三人，如與仇敵對比相差甚多，打算多趕點路，就便繞往河南、陝西等處，約上幾個近年所交的同道至交，特意專尋小路捷徑、荒僻之處而行，頂好不要有事發生。等到明春應敵之後然後大舉出發，到處搜索這些漏網的惡賊，作那一勞永逸之計。

對於黑雕雖和二女一樣關心，卻極信任，斷定無論何事，至多三五日內前途也必見到，誰知接連趕了幾天的路始終蹤影皆無，夜間也常在途中用燈光連發信號，均無回應，事出意料。由第三日起均覺黑雕不見，連六月梅師徒和廟中所遇兩個隱名俠士俱都不曾再見，就算所行之路不曾告知，未向黑雕指明，照著平日習慣，越在山野之中越易飛來相見，何況黑雕具有特性，對於主人最是忠心，又受過多年訓練，以前在外救人，往來江湖，連遇艱難危險，除卻命它飛往遠處有事，從無離開兩日不見之事。

只有半日分開，事前不曾說明相見之地，或是臨時有事發生，錯過約會，也必盤空飛翔，用它那雙神目到處搜索主人下落，不見不止，情急起來並在空中發出它那特有的異嘯，像這說好前途相見之處，只不過叫它聽一旁人指揮，竟會一去無蹤，前後五六天不曾再見。

如照平日，怎麼也要抽空趕來探望，見過一面再行飛走才罷，似此聲影皆無，此鳥天性那麼猛烈，借用的人年紀又輕，匆匆一談，不知底細，萬一冒失出動，受到傷害，豈不可慮？越想越不放心，連鐵笛子也發愁起來。相隔已遠，鳥尋人自然方便，人往尋鳥勢所不能，也無退回之理，想了一想只得照舊進發，均盼黑雕奉了六月梅師徒之命已先回山相待，否則便是討厭。

三人接連趕了十多天，已是十二月的中旬，人也就便約上兩個，為了黑雕失蹤，越發急於回山，連約人的事都轉托了兩個好友，每日除卻兩飽一睡全在趕路。到了甘肅境內路走越快，眼看相隔間中新桃源只有兩日路程便可到達，行經一片曠野之中。

鐵笛子心想：「照自己這樣走法，便是黑雕中間尋來，除卻有人指點，也未必能夠發現。看六月梅師徒和後遇兩人，縱不有心尾隨，至少有一半同路，後兩人並有前途相見之言，如何還未走出山東省境便未發現他們影跡？」

正告二女：「黑雕如有不測，我們前後走了這多天，夏太師叔師徒定必設法通知，不會沒有音信。我料雕已回山，並還帶了信去，你兩姊妹放心。」

忽然遙望前途天邊有三五人影突然出現，時多時少，往來走動。西北路上最是寒苦，人家村落往往深藏地底，上面種著糧食，或是牧有大群馬羊等牲畜，下面卻是住滿了人，那離開崖坡較遠之處大都平地上先打出一個天井，再由橫裡穿通，掘出一間間的地下洞室，就是大一點的鎮集，當此風雪酷寒天氣，人們無事，也都聚在那冬暖夏涼的地室之內，極少出來走動，出來均有一定時刻。

初次經歷的人遙望過去一望平野，除偶有散在四面的牛羊馬群而外極少見人，也不見一所房舍，決不知道那是村落鎮集。往來行旅常時地方已快到達，相隔不過數十步之遙，還看不出人的蹤跡，等到車把式長鞭一抖，迎風一揮，接連打上兩響鞭，晃眼之間前面人群突然出現，未見過的人真幾乎要嚇一跳，不知道人是哪裡來的。鐵、南二人這條路常時經過，便文嬰也是生長西北，知道地理民情的人，一見便知前面村鎮已到。

正待放慢腳步去往前途打尖，猛瞥見前途人影一亂，跟著湧起一片塵沙，對準自己這而急馳而來。定睛一看，乃是兩匹快馬，一花一白，那馬來勢快得出奇，遠望過去，馬後帶起來的乾雪直似兩條銀蛇，其急如箭，晃眼之間相隔便近，馬上兩人身量不高，因天大冷，都是皮衣皮帽，一同貼在馬背之上，一任那馬奔騰飛馳，一個還用手拉韁，一個竟將韁繩扣在馬鞍之上，也未拿有馬鞭，一同衝風踏雪急馳而來，身子動都不動，方想，此是何人這高本領，看這騎馬功夫與那些會騎馬的馬販迥不相同，武功之好可想而知。

二女心中一動，暗忖：「後遇兩個約有雙環信符的隱名俠士曾有前途相見之言，這兩匹馬急馳如飛，除馬後浮塵太高而外，幾乎與小花雲豹跑得一般快法。我三人雖然日夜急馳，沿途曾有兩日耽擱，莫要來者就是他們兩人，業已趕過了頭，重又返身迎來不成？」

正在互相議論，鐵笛子方說：「文妹恐怕料得不對，遙望最前面馬塵歇處現出一伙土人，手裡俱都拿有器械，看意思似和兩騎馬人為敵，因見馬快，追趕不上，方始停住，內有數人似在跳腳大罵，相隔太遠，雖聽不出說些什麼，神情憤怒已極。」

三人見狀俱都不解，因見馬行如飛，轉眼可到，照此形勢必有來歷，意欲等他過來，看其是否招呼，或是無心相遇，分清敵友，再打主意，以免來去匆促，彼此錯過。如是對頭一黨，這樣快馬微一疏忽便難道上。

剛把腳步立定向前觀望，準備稍有可疑便即攔住，遙望土人在後追趕暴跳神氣，二女方覺料錯，這兩個未必是什好人，否則這一帶民情均極忠厚善良，對於外客從不輕慢，怎會這樣激怒，率眾追出。未等開口，忽聽鐵笛子一聲大喝，往前縱去。

二女定睛一看，就這遙望指點兩三句話的工夫，那兩騎馬本是順著去路飛馳而來，相隔至多也只半里之遙，照此快法，眼看就要對面，不知怎的，馬上人彷彿有什警覺，有意閃避，內中一個把手一揮，便同調轉馬頭，往斜刺裡馳去。

當地本是一片牧場，隆冬草枯，佈滿冰雪，只當中一條大路上有車馬成群往來，比較好走，兩馬所去的一面全是野地。當年積雪雖不甚厚，但都凍堅，沿途並有好些沙堆，路更難行，那兩騎馬始而落荒飛馳，人在馬上，頭卻偏向三人來路一面，並還互相招呼，彷彿人未對面，便先看出三人來歷神氣。

二女深知鐵笛子機警細心，必已看出來人是仇敵一面，所以不等發話便先搶前追去。又見馬上兩人一路縱馬急馳，偏頭側顧，指點呼喝，大是可疑，忙即跟蹤往斜刺裡同追過去。三人一前兩後正追之間，雖然腳程不在快馬之下，無奈追時對方業已撥轉馬頭往旁竄去，相隔頗遠，本就難於追上。

二女心想：「此是何人，相隔這遠，我們本來面目途中業已改變，並還連改兩次，就是對面也認不出，就算三人同路，走得又快一點，比較引人注目，這類也是常有的事，如何會被看出？鐵笛子也是人還未到便先警覺，當先追去，是何原故？」

文嬰還當那是兩個見過的仇敵，雙方狹路相逢，全都看出，才致這等急法。南曼因和鐵笛子昔年間中拜師之後便常在一起，後來師父離山他去，奉命出山修積善功，別的同門還常分手，二人卻是同出同人，幾於形影不離。

偶然因事分手，至多也只三數日之別，彼此朝夕相見，斷無不知之理，像這兩個馬上人看去十分眼生，雖然相隔頗遠，憑自家的目力多少能看出一點影跡，怎會毫無所覺？因追較慢，離開鐵笛子還有三四丈，前段又是頂風，不便問答，正在邊追邊想，忽然看出鐵笛子連縱帶跳追得更急，竟將輕易不用的上乘輕功施展出來，那樣快馬竟被追近了些。

二女腳底稍差，落後已十多丈，遙望內中一騎口中似在喝罵，手朝同伴比了兩比，忽然身子微微一偏，立時旋轉倒騎馬上，任馬往前飛馳，手指身後鐵笛子口中大喝，不知說了兩句什麼，忽然把手一揚，立有一溜火光帶著一樣東西朝鐵笛子這面發來，同時兩腿一夾，那馬一聲怒嘶，便翻蹄亮掌箭一般躍好幾丈，越過一條雪溝，貼著地皮朝前竄去，馬上人也就勢旋轉，重複原狀，由此兩馬更快得出奇。

遙望過去，那馬奔勢奇特，一竄老遠，肚皮已快貼到地上，晃眼便被駛出數十丈外。再看鐵笛子好似知道厲害，不敢再追，人已立定，正朝前面大喝。這一帶風由側面送來，不曾聽真，文嬰只聽到一兩句，心方一驚，南曼已連聲急呼朝前馳去。